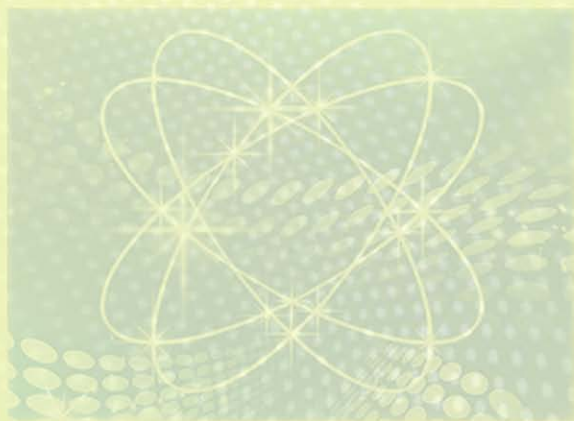


边地文化随笔



云南大学出版社

序

郑晓云

我和宝康教授认识很多年了，在他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就是一位对学术研究充满激情的青年学子，勤于思考，同时也勤于向其他的学术前辈请教，他每次到昆明，都会花很多时间去拜访老师和学界前辈。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宝康教授仍然没有停止研究工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集，就是宝康教授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

中国的边远地区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不了解边疆的历史和人文状况，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也不能治理好边疆。想要了解边疆地区的历史和人文，就必须深入到不同的民族、具体的事件，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中。宝康教授的这本文集，即向我们展示了云南临沧地区佤族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这本文集事实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另一部分研究了两位在当地乃至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佤族是云南特有的跨越民族之一，佤族除了居住在云南之外，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缅甸，因此对佤族的研究不仅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透彻地了解中国边疆形势，及进行边疆治理。也正是如此，佤族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研究领域，也发表了很多

研究成果。我不是研究佤族的专家，但是我对佤族的研究也非常感兴趣，也曾经多次前往佤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可以说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都对佤族有着比其他民族更浓厚的兴趣。我被佤族久远独特的历史、神秘浓厚的民族文化与变化莫测的自然环境间的独特关系所吸引，也将佤族作为一个例子运用在自己的一些科研论著中。基于对佤族研究的粗浅的了解，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佤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历史及解放前后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成果。但是对佤族社会文化更深入的层面，如宗教信仰、生态文化、社会性别、伦理道德、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结合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进行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在阅读了宝康教授的这本文集后，我有了很多新收获。例如在这个文集中宝康教授有多篇文章探讨了佤族的传统居住聚落形成的社会人文以及自然因素，探讨了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这些对我们认识边疆少数民族居住方式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今天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而认识它的价值正是实现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来说，宝康教授的研究是有新价值的。在其他方面，包括佤族的自然崇拜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影响、佤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的研究，都有很多新的探讨。这个探讨过程，宝康教授运用的是随笔的写作方式，将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现给读者，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理解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这可谓是本书较大的特色。

本文集的另一个构成部分是对两位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的研究。一位是历史人物杨国翰，另一位是近代人物彭桂萼。客观地讲，我对杨国翰略知一二，对彭桂萼则确实不知。然而在读宝康教授对两位人物的十余篇相关文章之后，我不仅了解了相关的

历史知识，对两位人物也肃然起敬。宝康教授不但为两位人物做了一个传略，同时也对他们的人生追求、处世为人的价值观念、学术思想、社会贡献等大的方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和介绍，使我们了解了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身上的一些共同特征：他们虽然来自于边疆地区，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那就是追求奉献社会、服务民众、清正廉洁、才华出众。在大的环境中，这两位人物算不上十分重要、名声显赫，但是他们身上有着至今仍值得我们敬重、感动的个人魅力。他们为官做人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康教授为这两位人物撰写了十余篇文章，对他们的人生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值得推崇的。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正是这些具体的人物所写成的，对他们的研究是对他们的尊重，是对中国边疆治理历史的挖掘，更是在弘扬一种人文精神——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的一种精神。

总之，我相信本文集的出版，对我们了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人文都将具有较大的价值，尤其是宝康教授以流畅的文笔、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写作，会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它。我也期待着宝康教授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2015 年 6 月于昆明若谷斋

目 录

序	郑晓云 (1)
---------	---------

卷 一

临沧的历史与特点简略	(3)
也谈佤族历史与发展情况	(7)
佤族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	(11)
佤族传统社会的权力组织机构	(14)
佤族传统社会的权力行使机构	(17)
班洪地区的社会组织制度	(19)
佤族的宗教信仰漫谈	(22)
佤族文学与文化艺术略述	(24)
从《司岗里》看佤族的原始宗教观念	(26)
佤族神话《司岗里》的唯物主义思想	(28)
佤族神话《司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31)
佤族的木鼓文化	(34)
佤族传统聚落的自然环境	(40)

人文因素与佤族传统聚落略谈	(42)
佤族聚落的物质要素构成与功能研究	(44)
自然环境与佤族女性民俗	(47)
物质文化创造与佤族女性	(49)
宗教民俗活动中的佤族女性	(51)
佤族民间故事中女性形象的类型	(53)
佤族民间故事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60)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佤族的牛崇拜	(63)
从神话故事看佤族的牛崇拜	(65)
佤族现实生活和习俗中的牛崇拜	(69)
佤族牛崇拜的文化内涵	(71)
佤族的自然崇拜述评	(74)
佤族的鬼神崇拜和图腾崇拜述评	(76)
建立在原始宗教基础上的佤族伦理道德浅谈	(78)
原始宗教信仰与佤族现代伦理道德建设	(81)
佤族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83)
佤族自然崇拜对生态保护的意义	(89)
佤族丧葬习俗的文化背景	(92)
佤族丧葬习俗的社会功能	(94)
无价瑰宝：云南沧源崖画	(98)

卷 二

“五华才子” 杨国翰传略	(103)
杨国翰的为官之道	(110)
林则徐写给杨国翰的一封信	(112)
志同道合，辄得谈励 ——杨国翰与林则徐的交往	(115)
杨国翰的诗歌漫谈	(119)
林则徐《玉环同知杨君丹山墓表》的史学价值	(123)

卷 三

彭桂萼传略	(131)
可贵的初级中学总结	(137)
彭桂萼的边疆教育思想	(140)
抗战时期文艺兵如何参加战斗?	(146)
抗战初期云南抗战文化的动态	(148)
《西南边城缅宁》述略	(151)
《双江一瞥》概述	(154)
彭桂萼与《西南边疆》杂志	(157)
一篇极具价值的学术论文	(168)

彭桂萼对边疆教育的调查	(170)
彭桂萼笔下的故乡	(172)
彭桂萼笔下边疆民众的口语词汇	(175)
布朗族调查研究的拓荒者	(178)
傣族文化研究的早期人物	(182)
彭桂萼学术研究的特点	(185)
彭桂萼与《警钟》杂志	(187)
民族解放的战歌	
——彭桂萼诗歌创作的主题	(190)
边疆抗战的图画	
——彭桂萼诗歌的地方特色	(193)
彭桂萼抗战诗歌的大众化探索	(196)
彭桂萼抗战诗歌的风格漫谈	(201)
彭桂萼与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交往	(204)
彭桂萼从政之初：参加国民党“行宪国大”	(211)
彭桂萼担任缅宁县县长的前前后后	(215)
蒙冤九泉的彭桂萼	(220)
彭桂萼平反昭雪	(225)
后 记	(228)

卷 一

临沧的历史与特点简略

在云南省西南部，有一条著名的江河：澜沧江。澜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由北向南纵贯云南省西南部。在临沧境内，澜沧江由北向南流经凤庆县的永新、鲁史、大寺、小湾、新华、腰街，云县的漫湾、茂兰、忙怀、后箐、栗树、大朝山，临翔区的邦东、马台、平村、那招、圈内，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忙糯和大文等4县（区）19个乡镇，境内流程232千米。澜沧江流出国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最后注入太平洋。澜沧江—湄公河全长4500多千米，被誉为“东方多瑙河”。澜沧江流域植被丰厚，翠竹婆娑，怪石林立，古树蔽日遮天，风光秀丽无比，居住着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苗族、德昂族等众多民族，也是一条著名的“民族风情长廊”。

临沧在西汉时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之下的哀牢县。蜀汉、两晋、南朝均属永昌郡治。唐朝南诏国时期为永昌（今保山市）节度和银生（今景东）节度管辖。宋朝大理国时期为蒲蛮及金齿地，为永昌府和银生府管辖。元朝云南行省建立后，设置了顺宁府、镇康路、孟定路、谋粘路。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大侯长官司（今云县），宣德三年（1428年）升为大侯州，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大侯州改土归流，改为云州，民国2年（1913年）改为云县。

明宣德五年（1430年）置勐緬长官司，在这之前，这里的世

居民族是拉祜族，开辟这块土地的拉祜族首领名叫步倒募。勐缅长官司设置后，傣族由勐卯（今瑞丽）迁徙而来，逐渐做了政治上的土官。傣族称坝子为“勐”，叫拉祜族为“缅”，勐缅即“拉祜族生活的坝子”之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后改属顺宁府；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勐缅改土归流，改名缅甸抚彝厅，属顺宁府，隶迤西道，后改隶迤南道。之所以叫作缅甸，有三层含义。一是照《说文解字》注解：“缅，微丝也，绵邈之称也；宁，安也。”即边远安宁的意思。二是通过改土归流，消除土官纷乱，取“勐缅从此安宁”之意。三是与勐缅临近的缅甸由明代以来时为国家边患，命名缅甸，是祝临近缅甸的勐缅永久安宁的意思。民国2年（1913年）改厅设缅甸县，属普洱道。

民国时期，临沧先后属第一、第五、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属大理专区，1952年改设缅甸专区，为专区所在地，辖缅甸、双江、耿马、沧源4个县。1953年，保山专区所辖的镇康县划归缅甸专区。1954年，缅甸专区改为临沧专区，缅甸县改称临沧县，顺宁县更名为凤庆县。1956年，大理专区所属的凤庆县和云县划归临沧专区。1963年，镇康县划分为镇康县和永德县。1970年，临沧专区改为临沧地区。2003年12月，临沧地区改设临沧市，辖1区7县，即临翔区（临沧县2003年更名）、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和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临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也因有澜沧江而骄傲。临沧地跨东经 $98^{\circ}40'$ ~ $100^{\circ}34'$ 、北纬 $23^{\circ}05'$ ~ $25^{\circ}02'$ ，总面积24469平方千米。东部、东南部与普洱市隔澜沧江相望，北部、西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接壤，南部、西南部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290.791千米。临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郁，具有五大特点：

临沧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临沧是云南乃至中国茶叶的原产地，有着3 000多年的茶业历史，是世界范围内茶历史最悠久、茶文化最深厚、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临沧市茶叶总面积达130万亩，其中高优茶园23万亩，茶叶总产量3.5万吨；境内已发现20万亩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和4万亩的栽培古茶园群落；“滇红”是享有盛誉的出口名茶。目前，临沧已成为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省第一、年出口量和出口创汇占全省茶叶的30%以上的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

临沧是亚洲独具特色的水电基地。澜沧江在临沧的境内流程达232千米，已建成和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有3座，其中，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漫湾电站和装机容量135万千瓦的大朝山电站已建成投产，装机容量420万千瓦的小湾电站正在建设之中。目前，临沧是云南省“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主要水电基地。

临沧是中国佤族文化的荟萃之地。临沧有佤族人口22万人，占全国佤族人口的60%以上。佤族地区名胜古迹丰富，人文景观独特，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沧源崖画、广允佛寺、耿马石佛洞遗址，有著名的班洪抗英纪念碑，有保留较为完整的佤族原始村落翁丁寨，有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佤族是一个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民族，《司岗里》的文化内涵丰富神秘，《木鼓舞》《甩发舞》等舞蹈享誉中外。

临沧是云南重要的蔗糖和酒业生产基地。临沧有280多年的种蔗制糖历史。目前，临沧市的甘蔗种植面积达104万亩，其中高优蔗园67万亩，年产甘蔗340万吨，有机制糖厂14座，日处理能力3万吨，年产食糖35万吨，白糖生产量占云南全省的1/3。酒业是临沧的新兴优势产业，以澜沧江啤酒集团和茅粮酒业集团为标志的酒业享誉省内外。

临沧是昆明通往缅甸的陆上捷径。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镇康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290.791

千米。有孟定国家级口岸和南伞、沧源两个省级口岸，有 17 个通商要道和 5 条通缅甸的公路。目前，经孟定口岸出境是昆明至缅甸的陆上捷径。

也谈佤族历史与发展情况

佤族的起源，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神话传说。按照沧源佤族的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按照西盟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各地佤族虽然对“司岗里”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这说明佤族人民在阿佤山居住已有久远的历史，或者就是当地的最早居民。“司岗里”可能是佤族对他们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如《山海经》《竹书纪年》和《国语》中，都有“僬侥”这个族称的记载。《后汉书》也有“永昌郡徼外僬侥种夷内附”的记载。“僬侥”与佤族自称“巴饶”的语音很相近。永昌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其辖区南部和西部正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分布区。僬侥很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

后汉时期，在永昌郡又有哀牢人居住。从《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看，当时的永昌郡已是民族杂居的地区，有穿胸、僇耳、闽、越、濮、鸠僚、傆、裸濮等族。哀牢人并非指某一个民族，应该是居于哀牢山区各民族的总称，也包括佤族的先民在内。

唐朝时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是各民族的杂居区，族称很多，据《蛮书》《新唐书》等记载，有望、望苴子、望外喻、朴子蛮、木棉濮、赤口濮、金齿、绣脚、绣面、寻传、么些等等。其中，望、望苴子、望外喻这些名称和现在佤族的自称

“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元朝时期，云南西南部有蒲蛮居住，这在《元史》《新元史》和《云南志略》中都有记载。蒲蛮分“熟蒲”和“生蒲”。“熟蒲”分布在今保山、昌宁、凤庆、云县一带；“生蒲”分布在“熟蒲”的南部。“熟蒲”和“生蒲”之分，反映了佤德语支各族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其分布来看，“生蒲”主要指的是佤族。

明朝时期，佤德语支各族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有大百夷、小百夷、蒲人、古刺、哈刺、缅人、结些等族称。这里的蒲人、古刺、哈刺即为佤德语支各族，而且蒲人主要是指布朗族，古刺、哈刺则指的是佤族和德昂族。

清朝初期，佤族的族称更加明确，从《滇云历年传》《续云南通志稿》等记载看，有“嘎喇”“哈瓦”和“佻佻”等。

可以看出，佤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由于佤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又没有文字，关于佤族的发展情况，只能根据历史传说和散见于汉文的片断记载，做概括性的简单说明。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辖区达到今保山市的广大地区。当时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已在西汉的统属之下。公元69年，东汉置永昌郡，辖区包括今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佤族分布区。魏晋南北朝时，仍置永昌郡。唐代，佤族先民受南诏政权统治。宋代，佤族分布地区的北部，属大理政权的永昌府地。

元朝时期，佤族居住的地区分别属于云南行省的镇康路和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镇康路是以今镇康县、永德县为中心的地区；孟定路军民总管府包括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部分地区。孟定路东南又置木连路，包括了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地区。

明代设孟连长官司。在佤族分布的其他地区又设置了镇康御夷州和孟定御夷府，后又在孟定御夷府地分置耿马宣抚司，仍属孟定御夷府。清代沿袭明制，略有变更。1887年，设镇边直隶厅，辖孟连、西盟、澜沧和沧源等地。民国时期，沧源、耿马置设治局，镇康、双江、澜沧（包括孟连和西盟）均改为县。从佤族与中央王朝历史关系的发展以及佤族居住区域的建制沿革中可以看出，两千多年来，佤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居住地区早已成为祖国版图的一部分。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以后，其侵略矛头指向了云南。英国以中缅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传教士潜入阿佤山区，查看地形，绘制地图，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甚至煽动佤族人民脱离祖国。

阿佤山区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英国早已垂涎班洪、班老一带丰富的银、铝矿。1934年1月，英国公然武装侵占矿区，制造了有名的“班洪事件”。班洪、班老部落首领邀集周围十多个部落，剽牛立盟，组织武装，誓将英国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景谷、澜沧、缅宁（今临翔区）、双江、耿马等地的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各族人民组成1400多人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前来支援，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但是国民党政府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强迫遣散义勇军，压制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1936年，以班洪为首的佤族17个部落王发出了《告祖国同胞书》，严正声明阿佤山“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我佤佤山数十万户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国牛马，此志此情坚持到底”。佤族人民大义凛然的呼声，得到举国舆论的响应，终于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